



古寺梅香 姜克红 摄

晨跑风景

□孙志刚(河南平顶山)

早上五点半出门跑步已经成为我的习惯。

晨曦微露,视野朦胧。天气很好,悬在头顶的月牙看上去白白的净净的,不远处一颗明亮的星星,清早的天空很纯净,心里不由得也澄明起来。

门口大路两侧的法国梧桐树光秃秃的,每棵树粗壮的枝丫间错落有致地悬挂着六颗西瓜大小的红灯笼。灯笼里面的小灯泡通了电,发出的光照得灯笼红彤彤的,在夜空中很是显眼。放眼望去,两条由无数个灯笼组成的长长的灯带,像两条火红的巨龙在夜空中沿着树木延伸开来,威武气势。

早起晨跑总能发现一些别样的景致。

每次跑到湖边木质的保安亭时,我总能看到一个穿着橘红色环卫服的老人,扛着笤帚靠着亭子,打量着偶尔路过的晨练者,今天也不例外。他站在保安亭边,默默地望着远处的路灯。他在想什么呢?

那个一年四季穿着白背心和灰色短裤的中年人又从我对面跑过来了。他就像一架行进中的挂钟,每天准时出现在这个地方。大冷的天,他仍旧是一成不变的打扮。而我,因为冷,把自己装扮得严严实实,罩着帽子,戴着手套,全身只有脸

露在外面。据说冬天跑步做好保暖工作很重要,但是眼前这个我经常遇到却从未搭讪过的中年男子,似乎不需要保暖,也不知道什么叫冷。这是常年跑步锻炼的效果吗?

因为时间还早,路上晨跑的人并不多。

一个老汉穿着厚厚的灰色羽绒服,戴着火车头帽子,手里拿着唱戏机,一边快步走一边听戏曲。“四千年,你莫要羞愧难当……”他边走边听,还时不时哼上两句,很享受的样子。

一个包裹严实的老妇人,稍微有点驼背,一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,另一只手里提溜着

一根狗绳,正在路上慢腾腾地走着。一条金毛犬高傲地竖着尾巴,在主人前面不远处漫无目的地到处窜,时不时用鼻子闻闻这里嗅嗅那里。看到有人跑过来,它还要跟在人家后面撒欢儿般撵上一段。这时候,那个老妇人就会大声地呵斥一声:“回来。”狗就立马转身找主人去了。

我跑过一个路灯,身影随着身体的移动,由长变短,再由短变长。道路在脚下延伸,身上出汗了,跑步渐入佳境。

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风,在跑步中享受快乐,体味运动的乐趣,欣赏路上的风景,真好。

在老家过年

□王吴军(河南中牟)

老家的房子已经见不到了。

过年的时候回到老家,看着我老乡亲们在拆迁之前搬入的那些设计时尚的简易房,想着我家的那几间老房子,听着远远近近的鞭炮声,看看身边忙碌而高兴的亲人,心里有些感慨。毕竟,那些老房子曾经是我温暖的家。那暗淡的屋顶,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仔细看了。可是,老房子上的那每一片瓦,每一根的檩条和椽子,砖墙上那每一处我曾经用笔墨留下的印痕,依然能和我儿时的印象吻合在一起。那些印痕凭着想象我就能把它们组合成各种图案。

哥哥和邻居们听说我回来过年了,纷纷来迎接我,我们坐在一起拉家常,嘘寒问暖。这样的亲热让我感到无比幸福和

欣慰。

除夕这天,吃过嫂子包的饺子,打开电视,几个哥哥和几个亲友又来和我畅谈。我兴致很高,嫂子又端上来十几样菜肴,大家围坐一起,要高兴地喝上几杯酒。我们喝着酒,天南海北地闲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。

我早就知道,老家如今不仅修了好几条公路,年轻人买了电脑,买了汽车,他们还建立了村里自己的网站,在网上发布蔬菜和其他农产品的供求信息,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。明年,他们还准备建立一个蔬菜批发市场,这种想法已经请市里的专家进行论证了。听着亲友们的讲述,我感到无比兴奋,接连喝了满满的三大杯酒。

除夕之夜的灯光格外明亮

欢快,橘黄色的灯光和小火炉一道映红了我们兴奋喜悦的脸庞,也映红了老房子的墙壁和檩条。哥哥说,当初家里的老房子要拆掉的时候,好几个人都舍不得,说这老房子对全家人有恩、有感情,不让拆,哥哥一直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,最终,大家终于想通了,老房子还是让拆掉了。我懂得家里那些亲人的心思,这老房子是三十年前我的父亲辛辛苦苦修建起来的,在艰难的岁月里,它为我们全家人遮挡了无数的风雨。后来,父亲又在老房子里去世,家里的亲人怎么会轻易舍得把老房子拆掉呢?

从老房子的拆掉,我们又说起了老家上学的孩子们,几个人笑着告诉我,如今村里每年考上

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。我说,这就是老家的希望。大家都点点头,又举起了酒杯。

就这样,滚烫的酒,热切的话,还有纸烟,还有茶水,我们一直坐到夜半三更。

第二天,是大年初一。在远远近近的鞭炮声里睁开眼,急忙穿衣服起床,来给家里拜年的晚辈已在堂屋里笑语盈盈了。听着快乐的说笑声,想起昨天夜里听到的亲友们讲的那些和老家有关的新消息,我的心里一片明媚。

@—— 投稿/邮箱

ycby2013@qq.com



509. 谏臣操心

明穆宗朱载堉(hòu)登基后,嫌皇后陈氏整天讷口不言,不懂风情且没有子嗣,诏令其搬离坤宁宫。御史王时举上疏请求召准陈皇后搬回正宫。皇上回复说:“皇后多病,移居别宫以畅意耳。汝不知内庭事,别管闲事!”王时举再次上疏说:“哪有夫妻分居还能心情舒畅的?”皇上下旨:“皇后病愈即还宫,无多言!”

510. 虚职实做

明神宗万历皇帝打算重用海瑞,遭遇重重阻力。万历十三年(1585)正月,诏命海瑞为南京右都御史(监察院长)。由于历史原因,明朝设置了两套政府班子,实权派在北京,虚职在南京。海瑞虚职实做,上任不久发现监察院官员出入娱乐场所吃花酒,毫不客气地将涉事官员依法“杖之”。这一来,南京雨花台附近的高档会所和KTV顿时萧条冷落。可惜海瑞在南京任职不久就病故,家中穷得叮当响,全靠同事筹款才办了丧事。

511. 皇上慧眼

明万历十四年(1586),明神宗朱翊钧主持殿试。主考官王锡爵等阁臣在初选试卷时发现,17岁考生舒弘志的作文内容讥讽时政,而且舒弘志是工部兼兵部尚书舒应龙之子,应该避嫌,遂将舒弘志的试卷置于最末位。皇上慧眼识珠,读了舒弘志的试卷大为赞赏,将舒列为总成绩第三名。看来,万历皇帝不是个糊涂人。

512. 立嫡不立庶

皇上也有自己的私心。明神宗朱翊钧迟迟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主要原因是嫌朱常洛的母亲是个普通官女,皇上心仪的女人是郑贵妃(生皇三子朱常洵)。首辅王锡爵为首的阁臣频频向皇帝施压,请求确认太子。皇上找理由说:“按《祖训》,立嫡不立庶。如果现在立了太子,以后皇后生了儿子咋办?”王锡爵反驳道:“如果嫡庶并生,当然要立嫡子。现在没有嫡子,皇长子已经12岁了,得赶紧立为太子,好安排师傅教他读书啊!”皇上这才勉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(即后来的明光宗)。(老白)

